



邱华栋 郭红松绘

山东青州曾是九州之一，本来面积很大，逐渐演变为省城，自汉代到明代初年，都是山东地区的交通要道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虽然后来因为交通要道改变，成为一座县级市，但青州的名气仍然很大，也依旧保持了它内在的雄浑和阔达，保存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。

漫步青州，一城一馆一山，是一定要徒步领略的，这是青州最重要的符号。

历久而弥新

一城，是青州的古城。
青州史上有多座古城，广县城、广固城、南阳城、东阳城、东关圩子城、满城等，分布在大小方圆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。因便于取水，青州古城在古代一般都借助河流的走向而建。这里是大运河文化的遗存地，还发掘出了龙山文化的很多陶器。早期的人类聚落，形成了古代青州的城池。比较有特点的青州满城，是清代雍正皇帝钦点满族八旗子弟驻扎青州，专门设置了旗城，保留了大量的清代满族人的风俗和建筑。

现存最大的青州古城，是在南阳城基础上，于明清两代修建，新中国成立后再次修旧如旧的一座城池。

坐电瓶车在城内四下走动，进了青州古城，你会发现，这是一座活的古城。很多古城的居民依然生活在古城之内，被高大的灰色城墙所包围，城市功能分区也很合理。路边游人如织，也有古装打扮的老人，吆喝着卖东西，还有跳舞的、玩杂耍的、打把势卖艺的，一派祥和的景象。

这里居住了三万多回汉居民，他们相处融洽，是活的形态。古城之内，偶园值得一看，这原是明代衡王府的东花园，后成为冯家花园，宅邸、宗祠、园林布局十分精巧，里面有很多太湖石，四块名石立在那里，瘦、露、透、皱。
寒风里，悬铃木和枫树的叶子都在萧瑟中坠落，铺展在地面上，一些画家在那里写生，此情此景是定格，是重现，也是时间在延伸向未来。古城内还有李成纪念馆，李成是唐代后期北宋前期的大画家，开一代绘画新风。另外，还有一座欧阳修的纪念馆，也是在这青州古城中，欧阳修曾担任青州知州。

难舍通城

刘建春



一个乡镇的特点，不在它的规模大小或繁华偏僻，而在是否有特色和情怀。重庆巫溪县的一个幅员100多平方公里、总人口不足两万的通城小镇，却让我住了一晚后有一种抑制不住的难舍之情。

通城镇建于清代，地处巫溪县城东部，因湖北、陕西至巫溪的巫盐古道必经此地并直通县城而得名。

走进通城，迎面扑来的是兰英大峡谷，其主峰阴条岭海拔达2700多米，巍巍耸峙，直插青天，被称为“重庆第一峰”。

峡谷天险奇崛，深不可测，古木森森，飞瀑淙淙，云雾雾罩，景色壮观。尤其是秋天，满山遍野的红叶装点着大峡谷，如国画般气势恢宏。

漫步通城镇高低不平的山路，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旌荡漾外，更有特色的是依坡鳞次而建的巴渝民宿。从山上住进沟里鸟瞰，18栋民居宛如镶嵌在青山绿野中的18颗熠熠闪烁的红色珍珠，分外夺目耀眼。

据通城镇的朋友介绍，这18栋巴渝民宿由重庆巴渝民宿公司与长红村村委会以及该村17家建卡贫困

鲜活的当代生活镶嵌在古香古色的建筑和城池之内，青州古城历久而弥新。

独到而精妙

一馆，是青州博物馆。
此前，我听说青州博物馆是县级博物馆里藏品非常独到精妙的所在，并不太相信。但一进青州博物馆，看到很多大中学生在这里簇拥着来来往往，摩肩接踵，就知道这里定有宝藏。这是全国唯一一座县级一级博物馆，分为12个展厅，有陶瓷陈列厅、石刻雕塑陈列厅、玉器陈列厅、青铜塑像陈列厅等，至今唯一一件存世的状元卷子——明代状元赵秉忠的状元卷，就在这里保存。

1996年，当地在龙兴寺的地下发掘出400多件佛教造像，这些保存下来的从魏晋到宋代的佛教造像十分精美生动，似乎能通过活的表情与你对话，诉说着时间的沧桑和中国文化的阔大。

想着一千多年以前的中国北部，从西到东，从西域到齐鲁大地，绵延八千里的佛教踪迹，在盛世和乱世里的兴衰沉浮，真是一部大书。

这些佛教造像千姿百态，栩栩如生，很多的罗汉、使者、观音、侍者，带着沉醉、安静、狂喜、谐趣、沉痛、自在的各种表情，有的甚至是滑稽，有趣到了极点，跨越了时间的帷幕，和人们零距离接触。

云从山中来

一山，是青州的云门山。
青州有四小名山，云门山、驼山、玲珑山、仰天山。云门山很低矮，海拔



“真没想到，我这个穷农民，居然有了自己的小别墅。真不敢相信！”范绪英感慨地对我说。

接过她送来的茶水，茶香弥漫，氤氲着整个客厅，我呷了一口：“这生意好做吗？”

“刚开始，还不是太好，但现在客人越来越多，生意也会越来越好。我才做了几个月，月收入较以前翻了好几倍。”她笑盈盈地把房间钥匙递给我，“还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给我说。”

上楼，打开房间，屋里设施齐全，且干净整洁。阳台上、花盆里，各种松竹兰菊争奇斗艳，竞吐芬芳。屋外，一片片茂密的树林绵延至遥远的天边，蔚蓝色地铺展在崇山峻岭中，青翠欲滴。

入夜，躺在温馨舒适的房间里，久久不能入睡。这片灵秀的土地有着太多的魅力。短短几年时间，巫溪县让一个地处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的国家级贫困县，重新焕发了生机。这18栋楼的故事正是其中的一个缩影。

次日一早，整理好行李刚下楼，范绪英便端上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腊肉土豆面。“吃了再走，这可是我们地道的农家小面，但不知合不合你的胃口。”她轻声细语地说。

院坝里，清新馥郁的空气沁人心脾，养眼的花开得正繁。品尝着香喷喷的小面，我心里热乎乎的。多好的农家人呀，谁说她没有文化，这就是精准的农家文化，不媚俗、不掺假、不虚伪，实实在在，是兰英大峡谷的灵气孕育出一方文化，也孕育出了山里人的淳朴、善良、厚道。

临走时，我深深地呼吸着这里的新鲜空气，忘情地浏览着这里的山山水水。此时，红军住宅地、兰英大峡谷、18栋民宿……一一浮现在眼前，似乎是在无声地向我展现着未来美好的前景。

图为空中俯瞰巴渝民宿。

来自网络

旅游扶贫故事④

徒步青州

邱华栋



只有432米。这么低海拔的山包，是不是连山都算不上？不，云门山不仅是山，而且还是一座名山。

山不在高，“有寿则名”。这座小山上保留了很多摩崖石刻，在山体的悬崖峭壁之上，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大的“寿”字。这个寿字写得道劲有力，在山脚下就能看到，到了半山亭也是能看到的。这个寿字高达7.5米，宽3.7米，据传是明代人写的。青州在明代是衡王的封地，因此，有人专门给衡王写了这个字，刻在山石之上，衡王郊游的时候看到了，十分高兴。据说“寿比南山”就是从这里来的。当然，也许是“寿比南山”这个说法在前面，有人利用了这个说法，在山上刻上寿字。

山上有一眼石窟，叫做云窟，是山顶的一处石头缝隙，每年到了夏秋季节，洞中会冒出一些云雾来，云门山因此而得名。

登云门山，看似胜似闲庭信步，实际上，也是一个攀登的劳累过程。拾阶而上，但见峰回路转，石阶是稳固的，山道两边都是茂密的松树和槐树，绿荫掩映，山风飒飒。

云门山半山有一座亭子，十多分钟就能到达，在亭子里四下看去，视野顿时延伸开去，远处的青州被一片雾霭所覆盖。大地内部升起了一种冬天的雾气，使得城市被漫卷。再坚持十多分钟，我一口气登到了山顶，果然气象万千，四下里一片开阔，青州尽收眼底，有了一种“我辈复登临”的豪迈气概。

山上的摩崖石刻和石窟里面的佛像，能够让人联想到从西边的龟兹、敦煌、麦积山、云冈石窟，一直到这山东半岛上的青州佛像石窟，这一条纬度线，是从魏晋时期到宋代的千百年间，佛教东传的脉络线。

到青州最好的季节一般是春天和秋天。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，康健长寿上青州。登云门山看寿字，读山看城，这是徒步青州在我生命中留下的印记。

（邱华栋，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，出版《夜晚的诺言》《白昼的消息》《正午的供词》等长篇小说，《哭泣游戏》等中短篇小说集。）

上图：游客在青州古城游玩。

王继林摄

左图：青州云门山森林公园景色。

王继林摄



我们去南京金陵花园的时候，冬天正用最冷的笔墨，在大地上描摹着这个季节的风景。

天空，在一片低沉的阴云中露出忧郁的眼神，几只雀鸟刚才还立在电线上，见到我们后，只留下一阵短促的扑棱声，便隐没在了远方的树林中。树木将所有的绿意都在春夏用尽，此时只剩下深邃的黝黑，等待着一场大雪为它们淡化悲伤。

远方，白墙黑瓦的房子连成一圈。每一个黑洞洞的窗口里都藏着一种冬天，刮过整片田野的冷风直往窗子里灌。在大雪来临时，它们总会比田野先接住落下的雪花。

大地的头发被风吹走了，裸露的土壤上，只有一层枯枝败叶，在脚底发出沙哑的声音。不知名的黑色果子零星散落着，像是春夏燃烧完的激情留下的灰烬，诉说着大地的心事。

朋友念着景点介绍牌上的字，“法国花园以紫色的坡地花海为主题，各种游乐项目镶嵌其中，人在花中游，可乐可赏”，可惜啊，来得不是季节！虽然忍不住叹息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“总还是有一些风景的嘛”，我说道，“如果你把冬天认为是四季之末，那这里的景色确实比较残败，但如果你把冬天当作四季之初，那么眼前的风景便极具审美潜质。”

比起身后的原野，虽是冬天，却依旧坚守着一片绿意。亭台楼阁，小桥流水，每一个喜欢慢走的心灵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心动。无论是站在桥上赏风景，还是坐在亭子里观赏桥上的风景，都是一桩美事。而到了春天，嚤吟的鸟鸣、柔软的嫩草和芬芳的花香随着潺潺的溪流一路欢歌而来，为原野润上一层生机勃勃的亮色，那时的风景又会怎样的迷人？至少现在，只是想着，便仿佛有一片暖暖的阳光穿越了三九，轻轻落在我的身上，为我挡住了冬风里低沉的音调。

莫名地，我相信这里应是整个园子里春天最先开始的地方。

彩虹滑道，一道道霓虹沿着山坡倾泻而下，我们坐着气垫从山顶往下滑，在风驰电掣的痛快中兴奋呼啸过整个大坑；卡丁车，绕湖而行，在一片烟雨水间把人送往那属于田园的意境中——此时，不禁幻想自己正与王维同游，谈笑雅事，让唇齿生香，于是画意与诗情便在心底萌动。

对着一地落叶询问它的前生，在光秃秃的枝头去拨墨十里桃花，于是这个园子便重新迎来了生机。牡丹与黄菊窃瑟和鸣，腊梅与荷花煮雪吟诗，迎春则铺成地毯，迎接园子每一季的风情。

其实，只要有一颗热爱的心，即使在哈气成雾的冬天，也能发现并获得一片美丽的风景。

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
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

一些杂鱼虾蟹，已累得直不起腰。和着海色，薰着海风，在船上吃着自己现捕现烧的海鲜，所有的疲劳一扫而光。

渔船熄火，由着水的节奏在海的胸膛自然摇摆，手机不知何时已失灵，时间跟着也混沌了，我久久凝视茫茫前方，前方到底是哪呢？四周一片寥廓，令人惘然若失。

出海归来，抛却一身尘埃，在海滩上早早铺就帐篷，翘首等待海上明月。当如水的银色月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海面时，沙滩上一片静谧，一首《月光曲》如梦如幻，所有生物都陶醉在共此时的天涯海边。

凌晨时分，帆船的阵阵汽笛声催醒了三门湾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岸上渔家已是炊烟袅袅，包扎着花布的渔家女早在滩上拾捡虾螺，邻近的健跳港正熙熙攘攘地交易着海鲜。远方，一轮火红的太阳正一点点跃上海面，霎时海天燃烧成红色，光芒万丈。

经过几天的一路向东，我多少爱上了这里，但终究要结束这次向海风情体验之旅，不由得有些伤感和不舍。然而转念一想，明天海宴肯定还会依旧，太阳照常升起，顿时释怀，不觉脚步轻快多了。我们终其一路，究其一生，不停向东向西，目的地总在前方变幻，倒不如细细品味跨山海行天下的途中情。

图为三门县浦坝港。 赵安炉摄

